

組團「搬磚」自救 河南一樓盤業主急了

如果購買的期房停工怎麼辦？河南商丘一小區的業主給出了自己的答案：自己建。

近日，網上有視頻顯示，河南商丘市恆大珺睿府小區因施工緩慢，業主自發到小區工地上搬磚、栽種樹木，甚至在施工現場，還有疑似業主的人員開起了挖掘機和鏟車。

聯繫到多位該小區業主，證實視頻的真實性。小區業主們表示，大家確實在自「建」小區，「搬磚」自救。

該視頻在抖音上獲得數萬網友的關注。其中，獲得大家點贊最多的一條評論是「恆大，讓業主蓋樓第一人」。

「搬磚」自救

恆大珺睿府小區位於商丘市睢陽區，規劃建設17棟樓，每棟樓19層，共計2100多戶。

據業主介紹，現在小區一期12棟樓主體建設已經完成，但水、電、氣等基礎設施項目尚未開工，一期涉及業主1500多戶。

業主賈景松告訴，2021年5月施工方曾貼出通知稱停工，原因是開放商欠款。

雖然2021年10月開始復工，但施工進展一直很緩慢，「一天工地上最多不超過20個工人」。

由於工地無人照看，小區原來種的樹旱死了，花盆被偷走了，連公共區域凳子上的銅皮也被摳走了。

更糟糕的是，小區人工湖的水也開始往地下車庫滲。「我們業主看到了，都很心痛。如果我們再不管的話，情況會越來越糟，畢竟小區是大家的家園。」賈景松說。

「買這個房子掏空了我們幾代人的心血。我們不忍心看到小區由於無人負責，荒廢下去。」業主趙永對說。

部分業主透露，小區開盤時均價一度達到精裝修每平方米8000元，在房價均價為每平方米6000元的商丘，恆大珺睿府稱得上高檔樓盤。

而小區地磚的丟失，更直接促使業主們參與自建。

今年2月，在小區業主群裡，有業主發出倡議，「據業主反映，南門入口的地磚已經有不少丢失，基于恆大目前現狀，為了避免更多的損失，我們提議有時間的業主，能



夠自發把南門地磚搬至南門東側門面房裡面。」

據瞭解，從2月18日開始，小區業主自發開展自救，幾乎每天都有業主來小區幹活，有的戴著白色勞保手套搬運地磚，有的挽起褲腿抽水，有的負責樹木的剪枝、澆水工作，後來甚至還有在園林部門上班的業主，給樹木打起了營養針。

不過，趙永向坦言，業主目前只能做一些輔助性的簡單工作，專業性的工作還完成不了。

有網友注意到，視頻中，工地上還有人在操作挖掘機和鏟車作業。賈景松告訴，這是業主籌錢僱請的專業人員，「比如移栽12棵銀杏樹，需要一天時間，僱傭鈎機要2400元」。

就此事，聯繫到商丘市住建局。該局副局長張新中表示，目前政府方面已經與小區業主取得溝通，並召開了業主代表會。

「業主們自救的積極性非常好，但是我們不贊成這樣做，第一，施工現場有很多安全風險。」

第二，不論業主搬磚、抽水，還是開挖掘機，都只能做些輔助性地的工作，現在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工程進展問題。」張新中說。

以資產抵工程

能不能全面復工並順利交房，後續資金是關鍵。

「項目前期因為開放商的問題，資金出現缺口，所以導致了全面復工的困難。」賈景松說。

據業主瞭解，去年小區監管賬戶中還有六千多萬，目前賬戶上只有兩千多萬，部分資金被開放商用于當地的其他項目上。

據悉，加上恆大珺睿府，開發商在當地總共有四個在建項目。

據珺睿府部分業主估算，小區要想順利

交付，至少還需要9000萬元。

但巨大的資金缺口如何彌補？

張新中告訴，當地正在全力確保「保交樓」工作。

睢陽區甚至為此專門抽調了一名副區長，目前已經有了初步解決方案。

「商丘市採取了『以資產抵工程』的方案，開發商在當地還有一部分資產，比如地下車庫、大面積的商業用房、未售出房產等，這些資產不好變現、不容易處置，我們尋求一個企業接手這些資產，然後讓這個企業把後續的工程建設完，這是最好的方案。」張新中說。

賈景松也表示，業主代表已經知悉上述方案。他說，「政府方面承諾，將出面協調開發商將本地資產抵給小區總包商中建五局，讓中建五局將後續的工程完成。」

此外，張新中還表示，目前初步瞭解的情況是，這些資產還沒有抵押。

「一期8月30號交樓應該沒問題。但現在受疫情影響，工程並不順利。比如上海的三菱電梯，一直發不來配件。」他說。

2021年以來，整個房地產行業出現較大波動。

恆大、融創、新力等大型地產商至今未發佈2021年年度報告。

如何合理合法處置開發商留下的問題，考驗著各地的智慧。

廣東法制盛邦律師事務所律師陳亮告訴，一般房地產開發商都會成立子公司，負責具體項目的開發，在總公司外築起一道「防火牆」。這些具體負責的項目公司，法律上是獨立的主體，它們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。

據瞭解，珺睿府小區的項目公司為河南恆春置業有限公司，恆大地產集團鄭州有限公司占股50%，商丘萬豐置業有限公司占股50%。

「『以資產抵工程』方案初衷是好的，是為保護購房人利益的。政府可以出面協調，讓項目公司與具體負責建設的建築公司達成協議，法律上也不存在障礙，這樣可以找到一個妥善解決購房人合理訴求的有效方案。」陳亮表示。

《逐夢》

作者 米麗亞

聽講古，聽番客講呂宋，華人祇要朝賓女吐一口沫，她們就會黏上來。

「華人勤勞好口脾喎。」

小大人太有本事了。現在的，古代的，天上的星星，地上的五穀，他都知道，他都講給獅兒聽。小大人還說，死去的人都會飛上天，變成星星。

我娘，您的太嬪、阿爸、安娘、弟弟，都成了天上的星星。他們都在天上看著咱們長大，保護咱們。

獅兒抬頭，深藍色的天幕上繁星閃爍，無數雙眼睛一閃一閃的像在眨著眼睛和他說話。

哪顆是太嬪，哪顆會是阿爸、安娘？它們都眨著眼睛向我微笑哩。

十一、

獅兒很想現在就去鎮上掙錢。有了錢就可以回家。

小大人說現在不行，獅兒還小，鎮上有壞人拐小孩，等他拜了師父學武功，能保護他，才可以帶他行走江湖。

不如咱們在土地公面前義結金蘭，等你再長大一點，咱們兄弟一起闖蕩江湖。兩人攢著屁股向土地公叩了三個響頭。善大哥學着桃園三結義，正經八百的說：

「土地公，我倆結為難兄難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」

你也照著說，大聲說。

獅兒不敢久留，他不能錯過煮中，晚飯時間。

屁股會挨雞毛撣子。

有兩次，晚飯後溜出去。敬敬告訴他，安娘不敢睡，讓她大聲背書。

我整整背完了「人之初」，安娘還讓睡，要我再大聲背，足足背了三遍，這第三遍我都忘詞亂湊了。

安娘怕有壞人知道二重門都沒拴，摸黑偷進來。

安娘說，有了人聲，毛賊就不敢進來。

小舅，你就可憐可憐我，晚上不要出去，你知道我一書就犯睏。

獅兒眼睜一熱。這一回，大姐沒有罵他，甚至沒有提起。隔天晚上，二個難兄難弟依約又在土地公廟聚頭了，小大人開始繼續前二天的下回分解。

這一回講的是禦貓展昭獨上陷空島，會那錦毛鼠白玉堂，第一關「搶渡蘆葦蕩」，與那翻江鼠蔣平正大鬥三個回合。不知為什麼，獅兒好像坐在針氈上，忽的站起來，心懸著又想聽禦貓和翻江鼠用的什麼

招。

他還是站起來，告訴善大哥必須立即回去。

這以後，他晚上再不想開溜了。

老佛爺現在好像很少過來，這些天，小北要便便時，大姐也不支他了。

小舅像你這樣大，什麼都自己做，以後聽小舅的話，自己學著做。

小傢夥看見媽媽陰著個臉說話，那敢再吱聲。他悄悄拉一下小舅衣袖，「便便」，獅兒連忙牽著小北，走出後門，幫他脫掉褲子，光著屁屁蹲下。小北剛被媽媽虎了一聲，忍著不敢動，小傢夥慄壞了，一出來，迫不及待「嗰」一聲，屁股下的地上，立時擺了個炊發裸，獅兒口一張大聲叫「窩……」，下麪的「狗」字硬是迫回喉嚨，吞咽下肚。

他撿起地上的小斷瓦片，幫小北刮乾淨，然後在後門旁擺的洗衣盆裡戽水洗乾淨屁屁，他教小北兩手著地，拱著屁屁風乾，然後走回後門口把褲子穿上，他這才大喊一聲，「窩-狗」。一隻大黃狗立時來把小北的發裸一下子全舔乾淨了。

小北見證了這神奇的一刻。

獅兒玲瓏，他不會忘記善大哥講的柯許同宗淵源，那敢把當初蓮花姐教他的譜數全部傳給小北。

十二、

午間，善大哥來找獅兒。他說一大早，嬪又找叔吵，今早、中午都不准煮餐。叔這會還低頭蹲在院子裡他的老角落，我經驗老，才一陰，就一個跟斗雲，飛出家門。

跑得早，晚挨打；拖過一時是一時。

這都溜出來半天了，快餓死啦。近月獅兒也天天餓，聽說姐夫快回來了，老佛爺心裡不痛快，都沒出房門。大姐沒心思安排我們三個餐量。

大公分來的蕃薯少了，獅兒把濃的給了敬敬和小北。剛剛撒了一泡尿。現在肚子正響著咕咕。

走，咱去找吃的。

善大哥是天才，他說能找到就一定能。

獅兒一陣狂喜。

他拖著獅兒手跑向村後小山凹。

你等著，我下去拿。

祇見善大哥在草灰堆扒出了幾個灰糊疙瘩，掀起衣下擺兜著。

「哥倆好」跑到小溪邊，善大哥一一在水裡晃乾淨。二一添昨五，兩人均分，美美的吃了一頓。

善大哥娓娓的說這美食來歷，知道嗎，是凸柑。剛才我們宅子後面那家老人出殯，依習俗「送草」，把孝眷在廳邊守靈，坐地上舖的稻草與亡者棺頭辭生敬奉食物，在靈柩出行前，先送出在此焚燒。

獅兒的喉嚨緊了一下。

善大哥不快不慢的給小老弟上課。

別傻啦，知道你想什麼，人死就沒了。活人才吃東西。亡人要真上來吃，還不把家人全嚇死。

這叫見者有份，管他是仙家、鬼家，還是人家的。

填進咱們肚子，就是咱家的。

【第三章 幼獅青青夢】

一、

阿爸、安娘顯靈了。他們聽到了獅兒苦苦哀求。

大姐的臉沒拉那麼長，話也不像是橫著從嘴裡拽出來。他覺得透了一口氣，看不見的圍牆消失了，做起家事漸漸不覺得拖著命地艱難。小北也不折磨人，都肯跟自己背「人之初」了。自己喜歡背文章，也喜歡愛背文章的孩子，現在帶他，不覺得是苦差。

大姐也能答應獅兒要外出的請求。

早去早回，別走遠。

現在，獅兒晚上很少夢見爹娘，也許他們都放心回西方了。獅兒不會知道大姐心裡想什麼，也不曾琢磨。他只要大姐對自己多笑笑，不兇巴巴說話，那就是「俺小獅子呀，今天是好日子。」

白天下午，善大哥有時會帶他到山上拔兔草，用竹扒子扒相思樹下的乾葉子，爬樹折枯枝。一邊講著從閑閒聽來的新鮮事。望著這一大片嫩綠的盎然，幾處隨風蕩漾地黃波浪，獅兒美得眼睛都捨不得張開。他正像背書一樣，把這片迷人，背誦、刻入心中。

他最喜歡的還是溪岸上那頭時而昂頭，嚼青草，時而低頭專注啃著草皮的大黃牛。牠真像阿爸帶來的小木牛。提到小木牛，他特別盼望回自己的家。做夢都在想。等自己長得有善大哥年紀，也叫上願哥，三人一起回梧村，一塊兒耕地、農閒到鎮上一塊兒掙錢，善大哥就可以不再等嬪嬪的黑臉由陰轉晴才能用餐。

二、

等不到再長大一點，等不到一起闖蕩江湖。

這天，獅兒正升火煮中餐，善大哥的呼叫口哨響了。怎麼會這個時候？不是早約定每中餐飯後在土地廟碰面嗎？不對的時間使獅兒崩緊的心槽一顫。

善大哥喜氣洋洋，他帶來兩隻小白兔。

我阿爸托一遠親帶「大字」（菲居留證件）來，等一下我就要跟他去「安海」家，後日一起到「廈門」坐船。

「賢弟，我就要見到我阿爸啦！」

善大哥平時就喜歡笑，今天更是滿臉盛開椅子花。

這麼突然，獅兒傻了，善大哥要去的

是天邊那麼遠的呂宋，以後再也見不到。

「這兩隻小白兔你養著，等牠們傳了二百隻，我就掙足了錢給你買大字，到時候，咱就長住呂宋，再不要回來。」

善大哥擁了擁獅兒，大踏步搖頭擺尾走了。凝視著他的背影，獅兒心裡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孤單、失落。

善大哥到了轉角處，忽然滿眶淚花跑回來，兩手按著還呆著的獅兒肩膀晃。

</